

品味书坊

远山
梦回

梁放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远山 梦回

梁放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山梦回/梁放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2. 2

(品味书坊)

ISBN 7-5039-2161-7

I. 远… II. 梁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9224 号

远山梦回

著 者 梁 放

责任编辑 丁 晖

封面设计 一点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 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161-7/1 · 971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梁 放

著名华文作家，原名梁光明。195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沙撈越州拉卓镇。曾两度留学英国，获土壤力学硕士学位。1980年进入文坛，先后出版小说集《烟雨砂隆》、《玛拉阿达》和散文集《暖灰》、《旧雨》、《读书天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奖，并被编入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及台湾等地的中学和大学教科书。小说《玛拉阿达》入选《世界中文小说选》（台湾）。

责任编辑 丁 晖
封面设计 一点工作室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

目录

第一辑

- 一样拥有过 // 2
- 还我年少 // 4
- 椰树的孩子 // 7
- 母亲的菜圃 // 10
- 风车 // 13
- 那条路上 // 14
- 该怎么过 // 16
- 四月 // 18
- 母亲 // 20
- 花盆与吊兰 // 22
- 鸟语 // 25

子昌// 28
他乡遇故知// 31
开心果// 34
范山涛// 37
闪现// 40
手提袋// 43
工地上的灰较// 45
椰菜花// 51



第二辑

阳光一撮// 70
妹妹的老爷车// 72
今天吃什么菜? // 74
过客驻站// 76
流动施疗站// 78
我们看灯去// 80
消失了的地质// 83
猎鹿者// 86
日落瀑布下// 89
深深“批灵”夜// 91

潇洒的默然// 95
长屋// 97
丹绒波上一点白// 101
怒诺拾碎// 104
帆船·蚊帐// 107
偶过尼巴林// 111
一场独白// 114
静// 120
暖灰// 122
渔村寄简// 127
那鲜明的// 130
那总比没的好// 133
四月·五月// 134
灯·父亲与我// 137
那失去的// 139
短梦惊回// 142
伞// 144
又是新年// 149
我心向明月// 151



死神从身边擦过// 153

一盏风灯// 156

火的洗礼// 160

东归// 163

远山梦回// 167



第三辑

柏特力克// 172

黑白分明// 174

最大敌人// 176

道路连连// 178

最旧新知// 180

吾友马丁// 182

知己知彼// 184

幸运星程// 186

逆来顺受// 188

欢喜冤家// 190

果王香气// 192

平行线上// 194

夏夜温柔// 196

我没骂你// 198
留得春住// 200
电视室里的稀客// 202
快乐圣诞// 204
写在白色的冬夜// 207
写在露湿胭脂初透// 224
写在春暖花开// 236
写在春去夏犹清// 246
写在花事荼靡// 258
北非掠影// 274



第四辑

一滴水// 286
牵牛花// 291
水流车流一样奔流// 294
来自加帛的比里达// 298
葡萄成熟时// 303
后设主义// 310
喂，你可是进化了// 313
蜂鸟// 316

来自心灵深处 // 319

蜜蜂 // 322



附录

读梁放的散文（郑明嫔） // 326

第一辑



一样拥有过

一走出家门口，过了桥，第一眼就可以看见一间庞大但却十分简陋陈旧的木板建筑。

我抱着侄子锦儿散步，一径来到那幢建筑前。

“里面有做戏的。”锦儿一边用手指着，一边煞有其事般地告诉我。晨光正在他那一双明亮、天真无邪的眼睛里闪灿。我久未还乡，他竟当我是初来乍到，急着要给我导游，口里东一句西一句，一一向我说明。

“是吗？做什么戏？”我愣了愣。

“从前新年有做戏的。”他又立刻补添一句。

我明白了。他是指游艺会之类：这间戏院偶尔会为此类似筹款活动而蓬门大开。至于是不是新年，无非是指任何一个热热闹闹的日子。从前，从前嘛，或许只是前几天。

回到家里，与正弟谈起，兄弟俩吃着各色精致的马来糕点，话题一溜，已滑到二十几年前小时候的情景。生活是否曾经多么贫苦，我们几乎不甚记得。记得真的，是我们的玩具，从没花钱买过；砍下一段尼巴叶干，我们可以随意雕成小车小船；一根根细竹削薄了，用绵线把小架子绑成，再糊上薄薄的色纸，平面的是风筝，立体的



是灯笼。后来，我们还到处找木料，东凑西拼，在屋侧的空地上，竟还搭了一间十分牢固的小屋子来。

吉辇河的小支流正从我家门前流过。潮来的时候，我们划着小舟，梳着莽莽水草，寻找叶片上的河螺；潮去的时候，赤着脚，我们沿着一衣带水，在浅浅的河床上捕捉小鱼虾，总希望饭桌上多了这么一小碟菜。

我们兴致高昂地谈着，侄儿们十分专注地听着，流露着羡慕的眼光。他们不时打岔，盘根问底，怎么样也不明白，同样的一条小河，今天却已不富往日的魅力。

蓦地，我想起许许多多多年前，当堂伯来访，睡前饭后，与父母话旧时，总也滔滔地谈起那湮远的，属于他们的童年趣事。当父亲说起如何垂背弓腰，在新会乡下捉禾虫，以及母亲又如何背着背篮，穿梭在胡椒藤间拾掇殷红的椒粒时，我们又何尝不也是一样神往？

许许多多年后，我很偶然地在杂志报章上看到两帧图片，心里突地给一螫，禁不住热泪盈溢。那两帧图片，一帧是烽火连天的越南，一帧是天荒饥馑的伊塞比亚。图片里的两名幼童，相隔何只千万里，却在不同时候各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和一只瘦骨嶙嶙的小花猫。

我终于了解，在他们那一个年代里，父母辈的童年趣事，大多是在求生的窄窄夹缝中，小小心扉上不由自主要流泻的一道道灵光。我也回头看了看侄儿眼中的小河：黄褐褐的水，烂巴巴的泥滩，着实看不出一点迷人的地方。

那图片上的两个小孩，他们都应该有权利成长，回忆中的童年，也将一样会带无比的欢欣。时空又怎能真的将它自我们天性中抽离？童真，大家一样拥有过。

还我年少

小时候，由于时局不甚平靖，父母带着我们，从远离人群的胶园徙居小镇近郊的木屋里。那间木屋早已破烂不堪。大白天里，自千疮百孔的屋瓦筛下，一地尽是白花花的阳光圆片子。雨天里，除了睡房的一隅外，无处不立刻成了泽国。屋顶是再也无法修补的了。横梁，椽上，无时不向下飘洒着小珠子般的褐色蛀粉。屋顶上，除了一丛丛应时而开的野生白胡姬外，恐怕再也撑不住多一份压力。

当时的小镇，除了店屋与政府机构外，尚无电流供应。一般人家夜里都点着汽灯，穷苦的，却连这也往往点不起。我们家里，当黑夜已全然侵袭了每一个角落，母亲才把一盏煤油灯点亮。我们兄弟姐妹，坐在几口木箱上，围着那一晕灯光，伏在圆桌子上做功课。母亲与大姐也借那一抹微光，在一边剥“洛各草”，赚些外快以补贴家用。父亲当时还留在胶园里割胶，一个星期总有三两天不在家里。当他回来时，也一样凑上桌来，手里捧着自外头借来的书本。记忆中，母亲会时常放下工作，探过头来问一问：字可写好了没有？算术有没有做？但父亲却从不紧促我们读书做功课。看他自己都已忙不过来了，我们因而



也从不怠惰。

功课做完了，早已失学在家的大姐忙嘱咐我们把书包收拾好，腾出那用胶毯铺面的桌子。她踮着脚，自那依墙钉得高高的木箱里取出笛子，口琴，还有一台小小巧巧，只有十来个琴键的手风琴。小弟也“唿”地把挂在墙上的一叠手抄歌谱取下，知道一天中最美好的节目即将开始。那些歌谱，有的是朋友或同学抄的，下首往往还题了一两句“愿你歌声美妙”还是“飘过海洋”的话。每每抄得自邻家收音机经常播送而又喜欢的歌曲，或获得一份赠予，我们都如获至宝。大姐胡打乱撞，竟也略懂一些乐理，“3455”的，一首从没听过的歌曲也就这样哼上了口，我们逐句跟着，一学会，就迫不及待的嘶着喉咙大喊起来。每一回，我们都得把一大半歌谱唱遍了才肯上床就寝。

星期日，市镇里的那一间“宇宙戏院”，照例放映英语残片。二三十年都这么样悄悄溜走了，我还未曾要探索宇宙间的任何奥妙，但那简陋的戏院里不清晰，时而断片，时而程序颠倒的画面，倒还真的提供了不少日子以外的知识，也让一个个儿童少年，窥视了不属于小镇里的世界。戏票一律是三角钱一张，入场人数不拘。我们兄弟姐妹多人，一早就浩浩荡荡赶到戏院门口，等着一开门收票就霸占最好的位置。有时候，你凑我拼，就是凑不足一张票的钱，但在戏院旁边，我们与其他小朋友们早已把守着那一道细长的板缝。由前至后，就是这么一溜半弓着腰的小小身子，头颅紧贴着那墙板不放。一直到许多年后，自那缝隙中，我惊觉竟看了“苦海孤雏”与“黑色郁丁香”，不由令人啼笑皆非。

现在，那间破屋早已塌了，戏院关闭了，小镇也已经重建，不复以往的面目。

现在，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书看累了，仅需往舒适的沙发一靠，不须移步半寸，遥控器可以帮你扭开电视。节目不理想嘛，市面上录影带的供应，可真目不暇给。什么都不看吧，轻巧的录音机，一样流泻一空间的韶音。不然，走出屋子，前园后院，稍加些功夫，何处不可种得紫姹红嫣，一箭胜似一箭，各品种的蝴蝶兰？

然而，尽管这一切都可以因花点钱而轻易获得，尽管这一切都比

以往的几乎理想得多好几倍，感觉上，仍然缺少了什么。

现在的孩子们，他们都已可以得到这么多，二十年后，不知会否也有人自觉欠缺了那一些？

